

表演谈

## 袁泉：好的演员要随时准备引爆自己

李红

袁泉最近又火了。

2017年热播剧《我的前半生》中的职场女强人唐晶一角，让袁泉圈粉无数；而眼下正在热映的《中国机长》票房已突破26亿元，片中扮演乘务长毕男男袁泉，以出色的演技再次赢得了普遍赞扬，甚至还上了热搜，专业、冷静、温暖的独特气质在众明艳的小花中显得格外夺目。

“火”这个字，其实和袁泉完全不沾边。作为中戏科班出身的演员，袁泉的起点极高，从大二开始，三年三部电影，三大奖项拿到手软，真正诠释了“出道即巅峰”的传奇。但在这之后，袁泉一直在她深爱的话剧舞台上默默耕耘，磨炼演技，也享受着属于她自己的幸福。从这个角度来看，袁泉更像是一座冰山，沉默、高冷、内敛、充满强烈的疏离感，只有在最适合的场景和节点，她的演技才会如冰山一样，炸裂爆棚。作家余华在看完话剧《活着》之后，赞叹袁泉的表演“角色就是她自己，即使她柔弱而孤独地站在那里，也比别人强大”。

袁泉的表演为什么备受赞誉，或者说观众为什么喜欢袁泉？

她淡化外在激烈的表现方式，以角色的内心世界为主要表现空间，让心灵在碰撞中激发出锐利的锋芒

对表演、演员的认知具有时代性。

近年，在德国戏剧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表演与演员”之间的关系的文化争论。争论涵盖了如何重新定义演员、演员和角色的关系……被誉为欧洲戏剧艺术风向标的柏林人民剧院的前艺术总监卡斯托夫认为“演员已经不再是媒介，而是信息本身”。德国著名演员索菲·罗伊斯说：“我对阐释角色的表演不感兴趣。”此言的基准为：在生活中，演员从某种程度上努力保持自我生活角色的一致性，才能与社会和谐相处；生活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对戏剧及电影、电视文本、情景变换来完成表演。“要是单纯地对难以承受的现实不断重复——又有什么必要？”

“阐释角色的表演”，是长久以来我们对一个好的演员工作的肯定，可以看作传统意义上的把剧作家笔下的人物通过演员的扮演呈现于舞台、银幕的创作过程。当我们眼前仍充斥着大量词不达意、面部僵硬、角色认知模糊的粗糙表演时，不再对表演进行预设的表达，显得多么遥不可及，甚至于“无法理解”。

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在谈到《叶普盖尼·奥涅金》的演员表演时表明态度：“所有的戏剧文本，最终是通过演员对人生、人性的理解呈现出来的。表演是演员自我引爆的过程。”

两者说法不尽相同，但都涉及到一点就是当下对演员的表演的认知已经不仅仅拘泥于“阐释角色的表演”，演员已经不再仅仅作为舞台上、银幕上一个传达导演、剧作家意志的符号、媒介，或者更浅层次的传声筒。从当代戏剧表演的角度认知，演员是借助表演完成自我表达。表演者在某些场合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一种表达功能。

由此再看袁泉。

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袁泉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正好契合了观念的改变和观众审美趣味的提升，即淡化外在激烈的表现方式，以角色的内心世界为主要表现空间，让心灵在碰撞中激发出锐利的锋芒。

袁泉在表演上的自我表达，是有迹可循的。2012年的《大上海》，袁泉扮演的叶知秋与青梅竹马的成器在电梯间久别重逢，当叶知秋走出电梯，恍若隔世都在那望穿秋水的回眸之间凝固。那一瞬是刻到骨子里、扎到心里的表达，是导演无法给予，必须从演员心底生发的表达。

与之呼应的是2019年《中国机长》中，袁泉有一段安插乘务员的台词：“从飞行员到乘务员，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导演刘伟强评价袁泉：“不是简单的对白能压下去的，要靠整个人的身体语言、眼神、气场。”袁泉自我评价，在那个时刻，她感觉自己就是乘务长本人，以专业的素养和绝对的信心给大家带来希望。

袁泉在上场之前有个习惯：“刷牙、洗手、喷香水”，身上的各个感知器官都成为通向人物灵魂的密钥

凭借与生俱来的神秘、浪漫、纯真气质和表演才华，袁泉出色完成了一系列早期角色的塑造，如《春天的狂想》《蓝色爱情》《美丽的大脚》等，角色多为类型化的充满艺术气质的“演员”、大学生。需要说明的是，袁泉所塑造的角色类型并不全是表演上的雷同化，虽然社会角色不尽相同，但是人物性格各具特色。

《蓝色爱情》里的刘云成长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母亲的经历和性格对她有直接的影响。为了隐藏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总用一种类似表演的东西掩盖自己，或者说保护自己，所以她开始给人的印象有点假，即便是爱上邵林之后，观众也看不到她的内心。由于她从小心灵受到过伤害，长大以后精神上仍有压力，希望得到爱情，又害怕受到伤害。《美丽的大脚》中的夏雨，北京的志愿者，对艰苦的环境并不适应，是张美丽那淳朴真实的感情逐步地感动了夏雨，当丈夫来接她回北京的时候，夏雨选择了黄土地，选择了朴素和真诚……那时的袁



《中国机长》中，袁泉有一段安插乘务员的台词：“从飞行员到乘务员，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导演刘伟强评价袁泉：“不是简单的对白能压下去的，要靠整个人的身体语言、眼神、气场。”



在话剧《简·爱》演出前，袁泉会使用自己已经使用很久的，那款属于“简·爱”的香水，腾出自己的躯壳将灵魂之位让给简·爱。

书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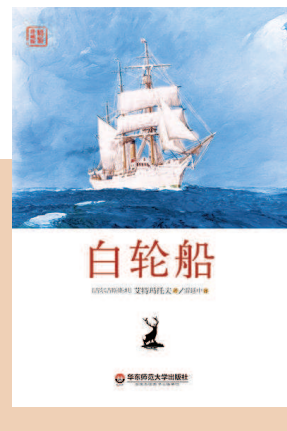
## 他笔下的苍茫长卷里有古老民族的历史星光

——读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

王亚民



艾特玛托夫  
《一日长于百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艾特玛托夫  
《白轮船》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尔吉斯斯坦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据统计，中国现已成为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尽管，我们对这一邻国了解不多，甚至还有点陌生，但只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广大文艺青年，特别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文学爱好者一定不会陌生，他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名片、世界知名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吉尔吉斯民族直至20世纪之初尚无文字，民族文化传统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保留，艾特玛托夫正是在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曾获得列宁文学奖，多次获苏联国家文学奖以及欧洲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成157个国家的180多种语言，并有27部作品被搬上银幕。自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华东师大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华文出版社等相继再版或重译其系列作品。要想了解吉尔吉斯斯坦，阅读艾特玛托夫便如同搭上了直达快车。

吉尔吉斯河流的奔腾不息，河谷森林的茂密，湖泊水天相连的壮阔，气候的恶劣与瞬息多变，牧场的广袤与苍凉，山地的绵延起伏，以及吉尔吉斯人民的隐忍和善良，勇敢和顽强，狂暴和倔强在艾特玛托夫笔下化作瑰丽又雄浑、苍莽又壮阔的长卷，徐徐展开在世人眼前。搭乘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既可感受吉尔吉斯母亲河奔腾咆哮的湍急水流，又可领略两岸悬崖的巍峨壮观，还可一睹吉尔吉斯热闹的大草甸子、茂密的森林，远眺那夏天山路上浩浩荡荡、马达轰鸣的千军运输车队，体验那避天蔽日的凛冽

暴风雪，凝视那如大海般辽阔又神秘的伊塞克湖。《一日长于百年》则将带领我们走进只能骑骆驼穿行其间的大盐湖湖底，去触摸从坚硬龟裂的土地里冒出的白盐，追赶湖区春天短暂的绿意，体味沼泽地泥泞阻滞的怅惘；到了夏天，那里热得连斯锡都逃进房里躲避艳阳，偶尔的倾盆大雨打在地上不但腾起水雾，还像开了锅似地冒水泡。《断头台》中草原的辽阔、冰山的险峻、牧羊人翻山越岭转场时的孤独、高山伐木的惊险和无奈，一幕幕殊死搏斗看得人心惊肉跳，在苍莽大地上坚韧生存的民族也令人由衷敬佩。《母亲——大地》和《红苹果》中则可以欣赏秋天微风拂拂芳草的壮美，又可以深吸青草沁人心脾的清香，还能体味覆盖着落叶公路上的一派秋色与满目荒凉。

吉尔吉斯民族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神话和传说，倘若细细品读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则能从中体味那悠远历史中的璀璨星光。《白轮船》中讲述了吉尔吉斯民族将母鹿尊为圣母以期种族繁衍的神话，母鹿之死意味着失去躲避外族屠杀的庇佑，意味着失去种族兴旺的根基。《一日长于百年》记录了一位母亲为救被俘后惨遭折磨而失忆的儿子却反被儿子亲手射死的传说，人们将其埋葬在被称为“圣地”的阿纳贝特墓地，以时刻提醒后人不忘对祖先的崇敬，通过对祖先世代不忘的崇敬护持民族的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在吉尔吉斯人民心中，一个民族如若失去记忆，便会成为任人摆布的奴隶，独立的判断和思考是奠定民族精神的基石。雪豹作为生活在天

山脉吉尔吉斯山民的图腾，传说有碑文记载，因此当《崩塌的山岳：永恒的新娘》中主人公由猎杀雪豹转变为保护雪豹，并因此被唯利是图的同乡枪杀时，这一幕不仅唤起读者心底的愤慨，激发其对悲剧源头的深思，同时也是对违背信仰的惩罚，对贪婪的痛斥，更是为人类的自我拯救、道德的自我守护、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吉尔吉斯民族的经验和智慧。艾特玛托夫还借用希腊—罗马神话中先知卡桑德拉的名字创作了《卡桑德拉印记》，卡桑德拉印记出现在孕妇的额头就意味着灾难将随胎儿的诞生而降临。然而如同受到阿波罗诅咒不再有人相信卡桑德拉的预言一样，小说中卡桑德拉印记的出现同样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一幕幕悲剧的发生正是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对人类异化的警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中对民族传统的探寻、对生态伦理的关切、对人性善恶的思索，无不向人类向善、求德的精神之路指明了方向。

有趣的是，艾特玛托夫在其创作初期便开始关注、描写中国，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吉尔吉斯人民对中国的朴素认知。在他于1961年发表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能够开着大货车带着心爱的姑娘去中国边境，在当地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驾车跑一趟中国的货运更是令人羡慕的美差，司机们威风得意地沿着美丽崎岖的天山之路行驶，那时的中国在吉尔吉斯人的心目中已是理想而可行的致富之地。

进入21世纪，艾特玛托夫笔耕不辍，在先后结束吉尔吉斯斯坦驻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大使兼驻欧共体和北约代表的任期后，于2006年出版了《崩塌的山岳：永恒的新娘》，这一部离作家去世仅隔两年。小说中描述了大山里穷苦、困顿、愚昧的生活，人们梦想有朝一日即使在贫困落后的阿富汗边境安家，也要让孩子们去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书中对中亚两国文化差异与经济差距的思考、对本民族未来出路探寻精准而深刻。在艾特玛托夫笔下，吉尔吉斯人民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抬腿便可走动的邻居，是一个可以模仿、值得学习的朋友，是一个富足、有朝气、充满活力的国度，是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理想之地，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吉尔吉斯人民对中国怀有的美好想象与期待。

在一带一路背景之下重读艾特玛托夫，如同拥有了打开吉尔吉斯民族文化的钥匙，不但可对其文化符号与根源一探究竟，同时也可为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架起进一步深入理解的桥梁。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俄语系教授）